狀劄四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臣伏覩二月二十六日手詔陛下以國難未平冗財
滋熾慨然以四事詢于侍從臺諫之臣誠急務也然
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
使之含糊前郤坐失歲月而恨功業之不成者良以
此也其故安在夫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敗必然之
理也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

則人皆莫敢盡情而任責矣且以近事言之時方主
戰則主和者為罪人時方主和則主戰者以遠貶以
南渡為非是則執政以請移蹕而賜能避狄有定議
則宰士以請駐蹕而外遷欲理財而資軍食者則或
被聚斂之名欲治兵而厲威武者則或負不愛君之
謗時有未至勢有未便其言不用容之可也而因以
斥廢使負大罪而被惡名此有志者所以解體而憂
國者所以寒心也如是陛下之臣雖有智如陳平不
敢請金以行間勇如藺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善將
如韓信不敢言去漢中而下三秦通才如劉晏不敢
言理財以贍軍食矣時有用捨事有成否戰有勝負
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此臣下之所
懼也臣願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寧之詔俾論事者
得以盡情任事者無悼後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
信揆之以道而采用焉方今陛下焦勞於上臣庶憂
憤於下蓋惜分陰抶焚溺之時也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而況席祖宗之成業因天下之思戴厲精嘗
膽覽群策以興事功則亦何為而不成何敵而不服
何功而不立哉取進止
臣竊以陛下聰明英武雖已出於天縱成於日躋然

古所謂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故不
可略也高宗所以為商中興主者以是道也人君之
學異於臣庶學為王者事而已使大學之道成於胷
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莫不唯理
之從而恢恢然有餘地矣臣願陛下選端亮敦厚通
知古今識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左
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闥常在
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
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
今成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
伏況陛下方勞心焦思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
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
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
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乃若截截諞
言沾沾自喜傾覆如主父偃險躁如賈捐之捷給如
韋渠牟狂憸如李訓與夫浮華嗜進之徒得而為之
則又不若無之為愈也狂瞽妄獻愚忠伏惟陛下裁
赦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
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
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
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
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
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

四月納相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省寺監去冗官以來進用人才止有郎
官闕次郎官遷陟止有左右史太常少卿左右司樞
密院檢詳大理卿少御史臺官而所省之官其間蓋
有不應全闕者而增置之員乃復繁冗儻損繁冗之
員以補應置之闕則官不加多而事實治矣且六曹
郎官在平時為高選然其進而為郎者有漸以有館
職博士寺監丞少監府曹故也然文學才能積勞累
資皆可充選其流不一故其遷有二塗平遷者則有
七寺少卿三監長官其進擢者則為左右史太常祕
書之貳左右司司業今則不然矣以郎官為重耶則
未歷朝廷差遣初離州縣之人皆可得以為輕耶則
其遷必為左右史等官者也又有舊為七寺卿少三
監長官者往往無以處之恐非朝廷甄別人才御重
名器之本意也某於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嘗具

劄子於都堂陳述省官利害三省進呈有旨下都司
討論施行後乃中輟及至建康有司不復采照於是
寺監官吏一切罷之文書案牘隨亦散失竊尋某之
所陳粗有意義不唯官實省而事不廢其於祖宗之
制除用之差流品之異悉存其中似可裁用又某所
謂所省之官其間乃有不應闕者如著作郎佐太府
司農寺丞太學博士之類是也祖宗之時天下有大
功伐祥瑞忠節義士凡所應書之事皆宣付史館元
豐更修官制於是史館併入祕書省置國史案以史
館修撰置著作郎以直史館置著作佐郎專修日曆

是為史官蓋古之南史董狐與太史公之任也故自
是以來應書史之事皆宣付祕書省夫秦趙列國雖
一時好會猶未嘗不以史官自隨所謂趙御史書秦
王為趙王擊缶是也今天下雖多事然國之大事與
夫義夫正婦伏節死義之臣不有史官書之則無乃
浸廢大典而無以勸懲天下乎又戶部度支金部之
有太府所以謹關防吝出納也舊四丞書押鈔引文
書按行庫藏猶不暇給今則一員專管鹽鈔餘皆歸
之戶部事猥至則姦弊積矣又諸路漕運輸於闕下
則司農主之戶部領其凡目權其出入考其登耗而

已今行在以錢粮為根本非細務也又兵器未備於
今為急儻用太府二丞以措出納司農一丞以佐太
農軍器一丞以掌繕除則體統備而官曹清矣又學
校號為教化之原古者衰亂之際僭竊之邦猶假崇
儒之名以修俎豆之事況巍巍大宋雖居無常處以
圖中興之時亦當愛禮而存羊也今國子監有丞一
員儻置太學博士二員以備經術文詞之選未為過
也如某所陳若祕書省丞郎著作校正通置五員與
太府司農軍器丞太學博士所增共不過十員今寺
監之吏失職者衆所在胥徒乃有事簡祿厚而猥多
者若損繁冗不急之官均厚祿無庸之吏自足以充
所增之數矣所有某於建炎三年二月所陳省官節
子謹録本在前伏望鈞慈更賜采擇

修城乞度牒

本州幫築州城裏壁並已周匝并開廣城濠狹處增
築上城慢道及增添樓櫓三十座並皆了畢所用塼
灰砌城裏壁相次了當除依朝旨勸誘外先具狀申
乞朝廷支降度牒紫衣各五十道支還塼灰等錢雖
蒙省劄行下轉運司至今文移往回取會切恐猝無
給降之期它日別有興作人不信從欲望朝廷委官

徑行檢視所申有實則乞即賜指揮給降上件所乞
紫衣牒各五十道右牒具呈取鈞旨

申宰執劄子

某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程某
治郡民頗安之可依舊知秀州更不對移某疏遠小
官才能無取仰蒙鈞造曲賜知察非某糜殞所能報
塞固當夙夜廑職死而後已不知其他然有悃誠事
關利害不敢不陳竊以秀州若只如今日車駕駐蹕
平江府江北無事則雖疏拙不才有如某者竭盡駑
蹇以赴事功自度未至曠瘝上貽朝廷之憂若江北
少有邊塵之警則秀州乃是沿邊州郡如前日臣僚
之言所謂海道不測之虞者以某緜薄與本州事力
誠不能當不過率衆嬰城以死償節而已於國事未
有補也不然朝廷臨時方議易以強敏之臣不唯州
將於郡人無拊循之素而倉猝之際方易郡守轉使人
心不安又使新除者以迫於倉猝無以集事為詞被
代者有僥倖避事之謗此某所謂事關利害者非以
小已之私而已伏望鈞慈特賜敷陳將秀州便比臨
邊控扼要處於從容無事之時擇強敏勇略之人付
以郡事庶幾不至臨時顛沛以負委使伏乞檢詳閏

八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早賜陶鑄一閑慢州軍誓當
竭力以報恩造
小貼子某近具劄子陳懇乞賜陶鑄與衢
處州對換一處所貴秀州臨海控扼去處
早得強能守臣備禦不測伏望矜察
二月 納宮副富樞密劄子
平江府司理叅軍薛倧建炎二年進士出身閩人強
力喜功嘗依雄州守遊邊至燕山遇金寇初入脫身
歸為雄守護家屬六十口致之京師有氣義自言曉
遁法壬課骨強長大赴事功不辭難者也

納相府劄子
竊聞平江以北河中流尸及兩岸遺骸頗多不唯氣
象足以傷和氣而致疫欲乞指揮下諸路各令逐州差官一員立限收拾
上件骸骼於係官地作大冢深坎埋瘞訖勒逐州軍
具收瘞淨盡保明狀申尚書省仍乞密委監司一員
按行如尚有收瘞不盡去處令椄本地分元被差官
施行庶幾掩骼埋胔不遺時令而澤及枯骨見於聖
時
五月納相府劄子

宣教郎主管杭州洞霄宮江端友通經史敏於文詞
清修簡易宣和中置補完書籍於秘書省兼用舉人尋
即命官時招置端友不就靖康初特起為王府講書
尋遷兵部員外郎撫諭福建兩浙罷
奉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何渙牓鎖廳及第
特改官為鎮江府教授曾任司農主簿其人嗜學有
思慮臨事詳審不苟清修有耻頗亦能文
竊見此月以來積雨汎溢聞之道塗近郭之田已無
可望而城中軍民多是席屋居住上漏下濕皆不聊
生物價益高人情咨怨其間有舟行去處恐致淺澀
所以不敢放泄斗門欲望朝廷更加詳酌稍移遠日
俯就權宜若頓事早畢即放泄積潦使人情稍獲舒
甦為利不細
竊見久雨不止粟米益貴四方士大夫日至省部注
授差遣行在食口愈多物價愈長軍人百姓愈見不
易緣五月半已後到部之人合候銓試留滯頗多儻
降指揮並與免試參部注擬庶幾逐旋發遣不至擁
塞使遠方寒士無坐食留滯之艱亦使行在食口稍
減物價不增況至八月別無試場又迫明堂大禮臨
時必恐放免銓試目今徒令留滯無補銓量伏望鈞

慈更加裁酌

竊見朝廷自訪求國典以來士庶所獻之書稍稍全備憲章稽若漸有考證然國步尚艱未見回鑾或定都之所謂當褒緝副本藏之名山深僻僧寺俾之守掌歲度僧一名候朝廷收取日罷某令來所請如蒙聽采乞即行指揮督逐去處收置營寺管所有度僧自紹興二年始仍令本縣令佐於交替日扎書印紙無敢失損壞兩相交管及不得將出本寺院門依祕閣文書法科斷住持知事僧亦依係帳物交管右謹具呈取鈞旨

小貼子契勘自來僧寺有御書恩澤去處雖經兵火所有御書多是倉猝收藏存在蓋逐寺院僧行利度僧恩澤莫不用心收掌

再論省官劄子

某昨具管見劄子錄白建炎三年二月內所上省官劄子繳連申呈仰干聽采今竊見七月十三日聖旨指揮備坐臣僚上言欲參酌議斷自宸衷稍復常員併領司局事竊詳某昨所陳利便欲乞檢降以備群議之末內有講究未盡去處今具如後一如某昨來

所陳管見或慮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誠有此理今若
將修書了畢合罷局分人吏之數及取會閑簡局所
人吏數目量行裁減繁冗之人以為寺監人吏之數
如此則是名為增置而實無所增寺監每處儻以三
人為率不過二十餘人以所罷減吏祿充給尚恐有
餘蓋大理太府元有人吏今來若存太僕鴻臚光祿
衛尉司農將作少府軍器不過八處隨其劇易通融
收置（如軍器司農多可置四人則太僕衛尉只須二人）又如軍器轄下有軍器所可
以就撥人吏充填太僕轄下有御馬院可以裁減一
名充太僕吏額若皆如此則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者
非所慮矣所有人從只以郎官見破人數更不增添
如某所乞置博士司農軍器丞及增太府一丞所破
人從不多通以所屬曹部郎官寄廳人充亦非增置
一如某昨來所陳管見或慮它日差除浸廣員數暗
增無異未省之時益費廩祿今若將截日行在見任
卿少以下官員數目降一指揮條具併復之後它日
行在官所除之數毋得過此如此則它日差除浸廣
員數暗增益費廩祿者非所慮矣況如某所乞止是
上下遞兼別無增置而所增丞簿博士不過五員并
朝廷近置祕省八員共十三員令罷局之官及無事

冗員可減之官儻取見數月量加罷減當不啻十三
人又其俸入一人之費可贍二人初無增費右謹具
呈

論事劄子 會罷職不果上

臣竊觀自古國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詢於廷臣使
各盡其說甲之言可用乙之言不可用雖用甲言而
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時契丹大入陳堯佐蜀人請幸
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建康唯寇準請親征以幸澶
淵而虜以敗衂向使用欽若堯佐之言則大事去矣
及凱旋社稷再安然終不罪欽若堯佐者以謂寧失
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議臣之口故也國家有急
臣下獻計苟可以紓禍難安國家者蓋將無不為也
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紛用之不中或因致不虞謀之
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豈有它哉亦思所以排難抶
急而然耳如太祖皇帝時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張洎
以蠟書結太原以緩師者會洎以使至太祖面詰將
殺之洎視書曰此實臣所為也臣國方危急苟可以
紓禍者無不為臣所作蠟書甚多此其一耳太祖雖
赦之時亦必舉此以為問罪之端也然為李氏者不
聞罪張洎以蠟書致討也何則知其將以排難抶急

而然耳不幸事洩臣觀自頃以來謀議成敗以計畫異同為終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後來者雖身在廟堂事方危急而終莫敢披心腹盡底蘊必回互含糊莫以身任成敗者其心以此為成故也臣嘗竊憂之以謂此非社稷之福也夫事之未者莫若敵國之和戰車駕之行留方李綱主戰則李邦彥等以主和為罪人及耿南仲主和則李綱以主戰而遠貶黃潛善以南渡為非是則許景衡以請移蹕而罷斥適目以遷避為良圖則論事者以請駐蹕而外遷然則人安得不務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且以李綱邢倞之

結余睹謂之疏率可也因以致敵人之怒謂謀之不臧可也其謀遽洩而適不中耳使其謀遂行世必以為奇計也雖然使無是虜人之憑陵迫脅亦極其力而後已也然固以謂二聖北狩職此之由則臣愚不識也然則雖有智如陳平者不敢行金以反間勇如龐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將如周亞夫不敢不受命而堅壁以挫吳相如李德裕不敢違衆論而起兵以伐澤潞何則事有成敗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矣陛下欲廢李綱默廢之可也若聲其罪於天下而其說不當於人心則人不信

伏而有後言矣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横身
任事開口獻計者不敢謀此國之大患也車駕之在
揚州有為翰林學士者方侍講讀被聖知為彼計者
保身緘默不失主眷則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
口論天下財計慕劉晏之為欲以紓民力資軍食富
國而強兵者會孫覿論常平之法詔俾討論其追積
欠責苗本錢此一事不可行也然比降詔旨因以為
聚斂之臣朕知其姦而罷黜以此播告臣竊以謂沮
赴功立事者之心也財利臣所不曉方討論常平法
時行在士大夫以為非者大半臣以輿言問之主議
者為臣言財賦之出於民多取誠不如寡取寡取誠
不如勿取然今國家艱急方欲西向復中原非兵食
因舊法而損益之取之微而積之多於國計有補而
民力不困者亦足以紓目前之急恢復既定雖常賦
猶當時一復之其所以為聚斂之臣具為姦者臣愚
不識也然則雖有孥悝不敢盡地力雖有劉晏不敢
議平準蓋聚斂之名為可耻也使人人不敢當事人
人不敢盡謀人人先求自安人人恐忤上意則艱危
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此亦臣之所謂非社稷之

福者也臣既忘軀昧死以盡忠矣請遂畢其說如近者詹不顧身惟力是視思赴國家之急者如宗澤亦少矣然而沮挫詰責之曾不得舉首雖以老病盡年而不知者至以為朝廷沮死豈不傷忠義赴功者之心哉至使論者以謂位高望隆詹不顧死者朝廷輒疑而憚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聞也聖主豈有是哉日者杜充守東都威望日著提兵來朝遠方之人雖不知其所設施然聞之者若隱然可恃而增氣者此何理也然或以謂朝士已有論而攻之者果有是乎不幸有之是宗澤之疑復生於輿論也夫國之成敗

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士氣之銳惰士氣之銳惰在黜陟好惡之是非使祿食之人皆解體而歎息則何事又能立乎狂愚惟陛下裁赦

初召到越州呈宰執論事劄子

近依准尚書省劄子乘遽馬赴行在二月九日道由浦江縣雇夫不時得留滯一日無誰何者堪坐逆旅因訪問縣令為誰稱是王三錫方致齋不出且以非意將代去無意於事其人又其言浦江初闕令郡檄王三錫權縣事會有潰兵入境郡遣人招安本縣應副錢粮潰兵聽命知州沈晦以王三錫招安應副有

勞奏乞正差知浦江縣勑未下間有先授浦江知縣
劉某到任交割半月餘日王三錫差勑下遂却替罷
劉某其劉某尋得官秀州華亭而浦江有邑豪二人
初以物力事怨王三錫遂率人經監司及朝廷陳狀
乞留劉某稱有治術且稱三錫是婺州人恐於縣事
不無顏情三錫遂具狀申陳若身有贓私乞付獄究
治尋下監司體量並無不公迹狀猶蒙朝廷令與劉
某兩易愚竊以王三錫若有不公罪犯此二邑豪必
無容隱劉某到任半月未應便致百姓挽留徒以邑
豪二人初懷小憾既率人舉留劉某恐三錫不去深
懷反側遂出死力取必朝廷卒能回已行之命遂一
已之私況此二人既有財豪一縣今者又能上紊朝
廷去留縣令在任者排之使去已替者挽之使來以
下凌上權移匹夫竊恐此風浸不可長此事雖小而
所繫者大區區愚慮敢以上裨聰明或加省納

進麟臺故事申省狀

右某竊見車駕移蹕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
從事蠹弊或生日者朝廷復置祕書省稽參舊章稍
儲俊造而某濫膺盛選待罪省貳竊以謂典籍之府
憲章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輒采摭見聞及

方冊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為書凡十有二篇列為四
卷名曰麟臺故事繕寫成二冊詣都堂呈納所有進
本欲乞批狀送通進司收接投進仍乞以副本藏之
省閣以備討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納冊執論事劄子

竊見車駕到杭以來朝廷所降劄子紙札字畫苟簡
太甚事體削弱而又出勑太遲使有司奉行或有窒
礙如朝廷職事官俸錢即有行試守之異劄子不帶
則勘請不行郡守近制則有路鈐轄都監之名設有
本路它州士卒違犯論包哮長吏則是杖罪論犯階
級則當處極刑若劄子既未具細銜則豈敢便從階
級行遣舉此二端則知出勑太遲窒礙如此欲乞朝
廷若有差除後省如別無繳駁則自經由三省至發
勑給付各立日限所貴不至稽遲所有劄子亦乞稍
令如法

二

竊以政本之地是謂朝廷在京師時都堂及尚書令
僕廳是也朝廷之上百官朝集則會未嘗不以官班
為序若行私禮則以雜壓序坐而已今月八日集議
隆祐皇太后謚於都堂據御史臺貼定坐圖無復舊

制不唯官序紊亂仍亦臺省交叅謹按故事定臣僚
謚於都省本省官集於令廳而莅以御史一員宰相
左右丞坐於中六尚書近南稍退侍郎重行於後左
右司郎中左右司員外郎諸曹郎中諸曹員外郎以
次分左右重行於後考功郎官博士御史皆設特位
面北而坐乃傳議以次書字亦未嘗設案紛然也亦
未嘗有陞考功禮部郎官太常博士於尚書侍郎之
列而雜置憲臺後省官於寺監郎官之間者也今雖
以大典禮之故集監察御史以上議於都堂不止尚
書省官亦當倣平日尚書省定謚之儀而為坐次也

誠知既往不咎竊恐它日定臣僚謚復循此舉紊班
著之常失朝廷之體故敢僭易有言仰裨聽采所有
舊日坐次謹具圖子在前機政之暇乞賜鈞覽

竊聞虔賊李敦仁昨犯建昌軍先經南豐縣其本縣
上三鄉人畏懼投降賊退之後各已歸業而本軍主
兵人乃欲盡殺南豐上三鄉人以為功遣人燒蕩廬
舍奪取牛畜致其人失業聚衆邨行刼掠下三鄉人
切恐兵連不解遂為寇賊又有建昌軍人保義郎姓
管人於提刑司乞往招安李敦仁遂被差委仍令本

軍應副其本軍主兵人稱是李敦仁奴細收送本軍
并其骨肉盡行枷禁地遠未知事實萬一不虛竊恐
合行措置體究

狀劄五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云云聞命震惶不知所措伏念臣
才術不競性質憃愚加以積憂薰心志思凋耗閉學
寖廢文字荒踈使勉就於試言必難充於盛選所有
召試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安愚分不致疾顛
無任云云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召試中書舍人尋具奏辭免乞賜寢罷上件恩命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程俱特免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仰戴誤恩益不遑處敢布誠悃上瀆睿聰竊以西掖詞臣當世高選自非文學足以資潤色而備顧問才識足以明治道而達國體公望所屬豈敢冒居而臣迂惷之質既無取材鄙陋之文又不足道年齡迫於耆艾心志耗於隱憂苟貪寵榮不量稱否必速官謗上負簡求而況班著之中俊彥甚衆以之充選諒不乏才猥以命臣實深惶懼伏望聖慈察其懇款收還新命曲賜允俞螻蟻之私不勝幸願臣無任

舉自代狀 二十四日授告二十五日告謝賜章服 二十七日正謝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王禹得學問淹通資性簡靜揚歷中外幾二十年老於郎曹泊無隕穫如蒙進擢以鎮躁浮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繳詞頭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內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令臣命行者右臣竊以謂刑賞進退皆當覽天下之公議而行之則勸沮明而天下服夫致天下之亂者蔡京王黼童貫及京

之子收致京城之陷者耿南仲及其子延禧者此天下之公議也當靖康時南仲以官僚之舊雖避宰相之位而實當宰相之權愛子延禧乃一時之宗主陷京城者非此而誰臣以謂南仲延禧之罪不在於議和而在於沮天下之兵蓋兵威振而後和可成也以古今之迹考之則可知已其所謂沮天下已到之兵者前日臣寮言之備矣今二聖之北狩未還宗社之艱危未濟上下岌岌宵旰靡寧南仲延禧不得不任其責而乃起自廢放盡復舊職無乃廢天下之公議乎所有延禧復龍圖閣學士詞頭臣未敢命行

繳李處勱再任詞頭奏狀

今月二十六日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録黄一道為知衢州李處勱今任滿令再任事令臣書行者右臣竊以方今國勢未安莫如固邦本而勞來撫綏使百姓稍安廬里不轉而為餓殍盜賊者守令之職也李處勱久在衢州科率無度軍期之入收支不明妄召使臣虛破請受具弊不一科率之令名色實繁朝行夕改如以絹折米後復折錢應就縣納者忽令赴州應納本色者又行折變人不堪命殆不聊生契勘州郡用度縱令不足不免科敷亦當至誠惻怛思戢

姦弊使出入分明民無橫費則亦無復怨嗟處勸漫
不加察而州縣之吏與攬納入首尾相應務為侵擾
山鄉百姓擔簦送納動是數程非理退抑率意改
更令窮朴之民奔走轉換倍費不暇自然厭苦唯命
是從須於攬納入處倍價收買見抄方免追軀催迫
科數略無休息處勸之政若此豈陛下固邦本安百
姓之意哉又處勸既逼替期已謀寄居外縣於是益
務苟媮委政佐幕勢須姑息豪猾假借吏人若令再
任必有寄名買産屈法故縱收恩鬻獄之事亦非所
以全處勸也況為後來之代者又是其叔傳正雖強
有占市人誰敢言方陛下厲精求治之秋必不以一
州苟便處勸而使疲瘵之民重不幸也所有處勸再
任録黃臣未敢書行貼黃契勘處勸見帶權發遣其
進奏院却供合稱知衢州軍州事致録黃誤作知衢
州伏乞照會施行

繳宋曉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宋曉復舊官宮觀差遣調
頭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謹按宋曉天資儉壬唯利
是嗜出守州郡以至備官寺監見内外貴倖利權所
在者無不以諂交貨取得其利而後已至艱難之初

亟除待制出使六路忠勞蔑聞罪戾昭著昨言者論之詳矣夫赦令之有敘復者常法也其予奪則當揆之以天下之至理士大夫之公議而行之今換自散官用赦復舊官其為湛恩亦已足矣乃并以宮觀差遣與之則它日復有赦恩將寖復待制之職矣如待制者非宋換等輩之所得為者乃可以赦宥馴致而牽復之乎如此則凡能趨利奪便由徑媚竈以取美官高位者皆為得計而視英才恬默沉逸之士為無能矣然則奔競安得息而風俗安得厚乎此臣之所以不得不先事而論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其宋換依赦復官外宮觀差遣乞賜寢罷

轉對狀

右臣准御史臺牒十月一日輪當轉對者臣伏讀改元德音宗祀赦令陛下所以勤恤人隱惻怛丁寧之意可謂備矣豈非以謂人心者邦本之所以固耶自天下兵動以來其橫潰四方為生靈之禍國家之憂者衆矣然有叛卒而無叛民今者江西福建湖廣之民往往起而為盜此不可不思其故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仁愛之言聞於天下屢矣元元之民必將冀其實也且朝廷知民之所患

莫大於科率之繁重故令提刑司覺察州縣科率者
以自盜贓論夫科率之繁重由府庫空竭橫費日加也
不取之民將安出哉如此則雖以自盜定罪日殺一
人而不能禁其科率之為害又不如姦贓不才之吏
之為害深也所謂科率之錢官用一二私取八九者
是已監司不按與之同罪所以禁切之亦至矣然贓
吏終不止者何也由不 御名擇守令監司而未嘗正贓
吏之罪故也遠州僻縣未嘗聞使者之足音使傳忽
至非搜府庫竭膏血輟耕穫之夫以挽負於道塗耗
糧儲以恱隨行之吏卒則親舊賓客請託為姦如是
而已民之疾苦不問也贓吏不按也豈唯不按又罔
朝廷而蔽之州有軍期之庫縣積軍期之錢如德音
所云者皆是也然且迭為姦欺不相蒙則相持耳夫
監司郡守不 御名擇贓吏不正典刑無額之斂無所稽
考告賞之科不嚴則雖日下一詔而姦贓之吏不悛
也如此則德音之欲去贓吏之弊者尚為有實乎夫
科斂之害未能遽去也剥民之財破民之產常使其
入皆以資公上緩急之須則元元之民尚無憾也而
所謂官用一二私用八九者存焉此民之所以怨也
縣令不能徧知也則亦 御名擇郡守監司而已朝廷誠

恤窮民疾贓吏何不遣一忠信才能之使取一二州科
敷侵盜之尤廉核而考驗之若其匿文書庇胥吏俾
使者不得治者則其姦狀明矣罷之而對置又重告
賞之格以發其姦而贓吏得矣贓吏得付之定法而
必行之如祖宗之時或可以少警矣如此而後橫斂
之患稍息藉令不得已而斂之悉以資公上之急而
不以肥贓吏之家矣庶幾民少安而無怨則聖主所
以發德音而下明詔者非空言也惟陛下留神裁斷
以安窮困之民則天下幸甚

辭免權侍講狀

右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
兼權侍講者臣一介愚賤上蒙恩簡雖是暫權然臣
伏自惟念學術淺陋心力衰疲今此盡瘁絲綸尚恐
速荒踈誤忘之辠若侍經帷幄必將有鄙拙尸素之
譏聞命之初惶恐無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別選時
俊罷臣上件權侍講指揮俾安愚分不勝幸甚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十月十日奉聖旨不允

十月十三日上殿

臣竊以謂制誥者人主所以號令天下而鼓動群物
之具也其可不御名其言哉臣觀前古訓誥之文其都

俞戒飭吁咈之詞未嘗過其實也唯其稱而已矣昔者有臣如皐陶者而舜稱其功止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已有臣如周公者而成王稱之止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已其稱畢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而已其餘則皆相與儆戒訓飭之言也後世儷辭縟句稱頌功德如啓事之為者恐非臣下所當得於君上者也至如西漢去古未遠故當時詔令號為温厚其詞皆節緩而思深於進退黜陟之間不為溢言以沒其實夫號令之出而使加膝隧淵之語日聞於天下非所謂大哉王言者已臣愚不肖蒙陛下簡拔以當絲綸之任誠願竭駑步倣古人之體以當今之宜以著陛下德意於訓詞而無使為天下後世之所嗤議亦報効之萬一也取進止

貼黃昔唐之詞臣有為魚朝恩之誥而其詞簡約者朝恩怒曰一字不可增耶由是衙之而近世率以詞臣之情好厚薄愛憎以觀時之用捨緩急而為訓詞之輕重蓋不思其為人主之言而非詞臣之言也臣

竊非之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右臣三月四日蒙

恩賜對進呈上件劄子未聞施行謹再錄上進更乞

聖裁取進止

繳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三省同奉

聖旨胡舜陟特起復差知饒州填見闕不許辭免不候受告殷家限三日起發前去赴任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竊考祖宗故事臣僚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係將帥及邊任寄委不可暫闕之人今舜陟身自在閭里而饒州別無事宜兼舜陟近經起復方因罷退復令持喪今而再被奪情在於人子之心誠為至痛使舜陟聞命而趨則是三年之喪乍持乍否在於名教必不自安所有上件除授臣未敢命詞行下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貼黃臣契勘舜陟必須辭免乞候奏到特
降允俞指揮庶幾授辭兩得其所臣職在
論思輒敢因事陳愚伏望聖慈采擇

繳宣州起復司戶叅軍狀

准吏房將到錄黃為宣州奏司戶叅軍馬允升乞令
起復奉 聖旨特起復依舊在任令某書行者右某契
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
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叅軍
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叅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所有錄
黃某未敢書行謹具申申書門下省謹狀

繳江東大使司辟持服人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江東安撫大使司奏
乞依張縝奏辟持服高堯明起復知建康府溧水縣
例許辟持服人太平州繁昌知縣乞差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奉
郎胡慤蕪湖知縣乞差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奉
聖旨特依奏者右某近緣宣州奏司戶叅軍馬允升
丁憂乞令起復依舊在任奉 聖旨依某遂具論列契
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

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叅軍
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叅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已奉
聖旨上件指揮更不施行今來江東安撫大使司所
辟持服人胡慤閻彦昭雖是乞依張縝前例及朝廷
待遇大使與偏郡不同并繁昌蕪湖二縣正是沿江
控扼去處又非司戶之比然胡慤閻彦昭身非在任
遭喪二縣見令闕官儘可選求能吏若皆用持服人
奪情起復終恐創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不能
集事赴功欲乞收還前件指揮下江東安撫大使令
別辟官如蒙聽采其高堯明亦乞指揮罷官持服所
有録黄某未敢書行隨狀繳納謹具申申書門下省
伏候鈞旨

劄子　十二月十一日上

臣輒有愚悃上瀆聖聰臣仰蒙聖慈知遇奬拔每思
報効唯有寸心蓋筋力不足以備顧行才術不足以
當繁劇若於籌思利害裨補闕遺又無以効區區之
忠則是頑無所知素餐而已苟無人責必有天譴此
微臣所以常於出納命令之際未嘗敢懷不盡之情
者也今月七日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奉

長公主臨月令戶部支錢三千貫文臣以堂判報行
必已支給事關賜與理無復追遂更不敢論繳上煩
聖聽然臣愚過計竊恐產乳或滿月之後儻援此為
常則為無藝若其他賜予之間每事如此浸恐傷財
害民以貽陛下宵旰之憂故敢妄陳瞽言伏惟
采擇自天下承平錢帛山積遂使禁庭宮邸與夫宗
戚貴近之家視數千百緡僅如糞土不思民力輕以
費用臣聞神宗皇帝時初欲更制俸祿遣中使咨問
李氏大長公主以先朝俸祿之數大長公主初不肯
言久之乃曰言之使人羞愧未下降時月俸五千臣
政和間守官京師則聞大長公主之女月俸并雜給
之物無慮數百千矣此國用安得不之國用之橫斂
安得不厚橫斂厚民安得不困窮也且三千緡在今
日亦中人之產也觀州縣催科之政關市之征大抵
農商貧下之民錙銖圭撮之所積鞭扑禁錮之所得
者豈非生民之膏血耶而取承平以來所謂中人百
金之產王姬數十年之俸者曾不滿富貴之家一笑
之費一日之給此所以天惡人怨而馴致天下至於
此極也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戚貴近之家具享富
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

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苦此皆不知惜福畏罪仁
民愛物之道故其報如此其酷也然懷利封已之人
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嗇儉為削弱此
不可不變也以通日昭慈敢宮與接伴麗使之事觀
之則知貪冒者之心未嘗少知戒懼也夫以昭慈之
喪敢宮非園寢之制近郊非洛邑之遠而臣竊聞之
費至三十萬緡接伴麗使初欲自明至京舊例之半
今館伴之使當在明州則接伴使罷之可也而置局
自如此何理也其肯為陛下樽節財用不市私恩而
專恤國事者鮮矣今國用不足如此民力困極如此
養兵賞設官吏之俸不時之費如此然未至於關絶
者江浙之地尚可征江浙之民尚可斂而已徒見其
未關絶也因以謂天下之財無有窮盡可乎不知一
日關絶則禍變不可勝言矣豈可使至於關絶而後
急也此臣所以深憂而切歎者已臣願陛下以祖宗
為法每於賜予費給之間視金帛錢穀當以生民之
膏血國家之基本視之而無復以近年為比也夫三
百萬之錢賜骨肉之親而臣喋喋如此者艱危之時
匱之之甚雖至微之物然積以致多亦當節以制度
而與天下共之所以惜生民之膏血而痛革近世侈

大之風貪饕之俗為國家計耳太宗皇帝固嘗曰朕為天下守財安敢妄用推此心以制用則天下無憾矣夫將以痛革侈木之風貪饕之俗非陛下以身率之示之以儉約樸素之實恐難以法令操之也臣今月二日因次進故事嘗以太宗真宗愛惜財用克勤小物之事為陛下言之矣乞賜裁覽則天下幸甚臣職在論思仰懷陛下厚恩不敢不盡愚僭易獻言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應詔薦士狀

准尚書吏部牒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侍從官舉三人已上同罪保舉臣今以所知保舉如後朝奉郎權發遣巴州軍州事馮檝勁直敢言通理性之學故臨天事而不懼嘗說二凶賊得其要領其憂國捄時之志甚切若備臺諫之選必能知無不言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許德之端靖有守宣和初任太常少卿遽求外補則其恬退可知其性行學問可備師儒議論之地朝散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許亢宗靜粹有立學問亦優靖康元年嘗任起居郎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性質剛方輔以學識投閑累歲涵養益深議論正平有志許國朝散

郎尚書司勳員外郎吳表臣學有師承性行純靜承
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嗜學知方思慮詳審
清修有立可任以事右謹件如前臣所舉馮楹等如
蒙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録奏聞謹狀

十月三日納宰相劄子

竊以道揆之地政事浩繁廢日力者莫如冗長之文
書伏見祖宗以來應有升黜或與職名並須便帶差
遣一就命詞行下歷觀典故及舊掌詞命臣僚文集
可考而知近歲以來凡罷在京差遣與除職名知州
及在外遷轉者皆先以所得指揮命詞及除某州則
又行録黃命詞出告如通日學士待郎給舍除職與
郡及在外武臣轉官遷郎並是兩番行遣從官則兩
次命詞餘官雖降勑亦是兩次録黃如此之類似亦
冗長欲望朝廷詳酌倣祖宗故事施行

二

令略行檢具中書省及後省除如後諸受內降若尚
書省送到取旨文書 門下省樞密院及諸處送到文字詞
降三名 諸房發録黃畫黃并簽書呈納舍人文書對記不如法者准此 守闕守當官陽三試
三犯勒停諸點檢房點檢文書差失私令改正者許
人告取旨賞罰諸房玄關照應事如無施行止舍人

詞作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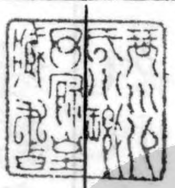
判知諸房承受到生事文書並本房舍人背書日諸
得旨及入進等文書本房録事以下簽訖赴舍人廳
於草背簽書押如事有未盡即禀本省官諸房簿曆
日以事目計總數本房録事以下次第簽書訖曆每
日簿月終並押舍人諸房應書押舍人文書令連簽
守當官以上齎赴諸房點簽到稽違差失應理功過
者已改正施行訖（諸房即批認姓名）即半月具事因狀背次第
書職位姓名押字勘實（謂手分令同行人及職級其職級即本房）陳乞理為勞
績（經舍人書押者仍於限內關送）諸録事以下功過舍人廳注籍歲終
比較諸房功過等第並舍人廳依格書鑿格所不載
聽比附增損即難依常格與奪者取當筆官判諸房
點檢勳封賜有脫錯若輕重不同不因案驗而糾正
應理功加本格一等（餘條糾正准此）右謹具呈欲乞鈞旨下點
檢文字録事等盡行檢舉合行劄令遵依施行取鈞旨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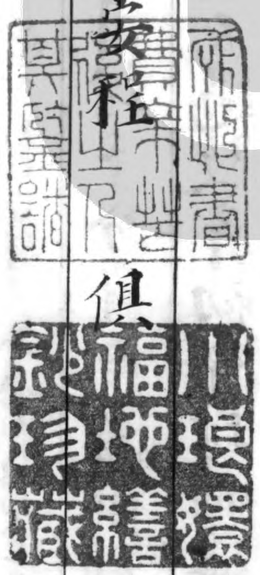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狀箚六

府第納宰相箚子



竊見接伴高麗人使官申請一行人支賜並乞減半支給已得指揮施行竊謂今日國力比承平時所耗削者何啻一半而自越至明之勞比昔時自京師至明遠近又不及十分之一尚循弊風冗費如此竊謂在艱急時所宜上下體國以從省儉又自來國信使及接送伴使並自受命置局之日使支破一行人食



錢請給所費不貲欲乞裁酌國信使及接伴送使自
朝辭前若干月日置局勿為浮費以耗國用但使不
至妨事足矣何必纖悉事便欲廣費官錢靡蠹國病民
也右謹具呈

申省狀

昨於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准中書門下省吏房
送到詞頭一道為資政殿學士盧益該遇明堂大禮
封贈內故妻趙氏淑國夫人擬封福國夫人竊慮前
執政官妻未應封國尋呼到司封手分崔彥通供稱
勘會見任執政官遇赦并初除封贈毋
妻並封贈郡夫人如係小郡合封贈次郡已係次郡
合封贈大郡夫人緣擬封與所供有此異同遂具狀
申申書門下省乞下本部契勘的實依條格施行令
來本房送到司封狀稱令據承信郎宮使盧資政府
幹辦使臣左政狀契勘本使宮使摭寔資政該遇去
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合該封贈尋依條式陳乞
近蒙尚書司封取會已妻淑國夫人趙氏所封係用
是何年日恩賜封贈已具面申外今竊聞省部疑惑
謂淑國係大國初封未合封大國致有取會令再禀
覆得本使資政鈞旨昨於建炎二年九月內初除同

知樞密院合該封贈是時係初封特封小國又於當
年十一月內該遇冬祀大禮又合封贈係合贈次國
其逐次封贈官告因建炎三年二月渡江並皆去失
不存今來又該遇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
又許封贈係第三次合封大國今來即不審叔國係
是大國為復次國若是大國即乞省部指揮於一等
大國內別封一國號如是次國即乞依條封贈大國
及司封手分崔彥通狀稱本官妻今來合遷改次國
夫人本部已擬福國夫人具奏訖兼福係次國俱再
追喚到司封手分崔彥通令供具寧執合封贈母妻
條法據本人狀稱勘會在右僕射封贈母妻國夫人
執政官封贈郡夫人者右契勘同知樞密院即非寧
臣於條封妻只合封郡夫人其盧資政妻初除封國
已是謬誤司封人吏非不明知條格乃復妄有奏擬
欺罔朝廷其人吏欲乞指揮送大理寺勘斷施行仍
令司封將盧資政封贈依條格奏擬以憑命詞行下
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候鈞旨

乞住講月分不支職食錢奏狀

右臣等各以非才備員講讀學術淺陋無補聖聰月
請添給固已厚顏今來任講月分若依常月勘請戶

祿實多況時方艱虞國用尚屈是雖小費在於臣等
無功而受竊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許臣等住講月分
更不勘支職食錢候開講筵日既修職事所不敢辭
伏候勅旨 奉聖旨不允所乞

申堂改正王擇仁轉官不合命詞狀

承吏房送到詞頭為王擇仁昨建炎四年九月准告
授通直郎直徽猷閣近具狀經朝廷為當時已係通
直郎近又承宣撫司便宜指揮轉奉議郎今來合轉
朝奉郎直徽猷閣合下宣撫處置使司取索元告毀抹
令某命詞者某尋發貼子於吏部取索建炎四年王
擇仁轉官除職因依據吏部錄到元降指揮全文并
告有詞係是本年八月十九日賞功轉官除職某契
勘當時既已是通直郎轉兩官即合轉承議郎上件
告只合改正前銜作通直郎後擬作承議郎直徽猷
閣令官告院檢會元指揮全文別行給告或出劄子
改正如此則與當時告詞賞功之意相應所有今來
再轉一官合轉朝奉郎只合給告不合命詞欲乞約
慈特賜判筆施行庶於體制為宜

乞貼改勅黃劄子

劉光世王寔營田畫一錄黃內有稱今來朝廷撫定

邊事措置營田保守邊面某欲乞鈞裁貼改邊事
字作江北改保守邊邊面字作保養兵農取鈞旨
繳蘇易轉行橫行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武功大夫榮
州團練使蘇易把截奉化縣界已蒙轉一官田授乞
於令官上收使奉 聖旨蘇易將所得轉一官特於階
官上轉行其已降面授指揮更不施行令臣命詞行
下者右臣竊見自頃以來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
轉入橫行寖以冗濫頻失祖宗之法得者既衆則官
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厲世
勸功之時其為弊害尤大今蘇易止是把隘奉化不
經鬪敵便轉一官面授有服親已是優恩既降成命
今來乃於階官上轉行即合轉右武大夫乃是昔時
西上閤門使而朝廷即從其請收還面授指揮其於祖
宗之法號令之宜皆非所應得也臣契勘祖宗之法文
臣自守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
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閤門副使
至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係磨勘
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
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

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自政和不唯輕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與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大抵如此故流弊日深也祖宗時如曹瑋屢更邊帥功名傑出乃以閤門使知秦州張亢楊歷最久官止於客省使且以元豐三年言之是時官儀人物最盛且多之時而閤門使止有十四員引進使一員四方館使云員副使五員而已諸將之為橫行者皆在數中如种諤韓存寶李浩李昌祚姚麟之流是

也諤以崇儀副使知岷州擒宗哥首領敗鬼章而得引進副使後以擒山後生羌冷鶻朴而得東上閤門使當時橫行既少官職貴重官職貴重則人以為榮人主慶賞之柄亦重不然則反是矣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故祖宗時官至皇城使者尚少其有至皇城使而合轉官者多是只與遙郡刺史今乃於武功大夫上一例轉行其為冗濫甚矣自改使為大夫已來經靖康建炎軍沛之後常調之官下至皂使僕廝之餘轉而為橫行者

不可勝數而運戰之物不以功之高下一例轉入者又不可勝數也自古名器不 御名 官職太輕變易舊章紊亂體制未有如十餘年以來者也今橫行之官無慮數百千員其弊可謂極矣夫官職重輕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之則官職重若朝廷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何謂得得者不以為恩異時橫行至少得者即為異恩今則人人可以循次轉行則彼才器超絕之人軍職立功之士與常進碌碌之流官稱一同了無差別所在之處百千為曹則亦何足貴者使彼挈短量長計功比類則所謂得之不以為恩者有矣何謂未得者常懷觖望蓋與之既輕得之容易則其流必濫既濫則冗理之必然則彼未得者將曰某人之才我豈不如某人之遷豈以功伐然彼為橫行而我獨平進則所謂未得者常懷觖望者有矣豈唯不以為恩與常懷觖望而已而安危治亂之萌實存其中蓋不可不 御名 所與也關張官為將軍則雖以黃忠之才之功先主亦欲為將軍而諸葛武侯以為不可遽與關張等如此則官職安得不重唐德宗時勳官冗濫於是有以開府驃騎告身易

一醉者然則官職重輕無它唯朝廷所以用之如何
耳臣不勝愚憃拳拳慮國之誠忘其么麼敢冒蘇易
之請曲折布陳亦冀聖陛下深思熟計有以抶其弊而
已其蘇易所轉一官伏望聖慈只令依前降面授指
揮施行庶使有功而得之者皆知為異恩而非可知
循致者也則官職重而勸激深矣所有詞頭繳納中
書門下省外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繳任源箚子押成都府等路內藏庫金銀疋

帛等奏狀

今月二十八日承中書門下省户房送到録黃為正
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成都府潼川府路每年合給內
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綃將建炎元年二年未納
欠數及建炎三年至紹興元年並未納數可劄下張
浚催發計會任源除合用疋帛外並令宣撫司變轉
輕貲差得力使臣同任源押赴行在本庫交納令臣
書行者右臣竊見陛下以張浚宣撫陝西與將士卒
暴露之久比者殺獲虜寇荐立戰功特降中使傳宣
撫問以示恩意兼川陝之人累年以來朝廷音信幾
於隔絶今聞王人之來諒皆感慨悲喜仝聞德音乃
以催發變轉內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綃使之管

押臣恐遠方之人不達事體妄意聖朝以寬恤民隱
之實未聞以誅求通貢之務為急則是陛下諄勤之
意一介之使未足以布宣恩仁適足以招致怨讟而
已臣愚竊為聖主惜之者此也況內藏庫合納之物
并御服綾綃自有司存在內則戶部在外則漕司起
發驅催乃其所職恐不必更煩聖慮委任中使然後
辦也兼張浚宣撫陝西以來三年于此矣供給饋餉
賞軍等用不聞出於朝廷而陝西五路例遭殘破是
則資費出於四川者必多矣民力凋困不問可知今
乃追逋欠於五年之後責歲額於方春之初其於示
遠方宣德意尤非所先也若使漕司逐急既已用過
未能遽集而今乃中使臨之宣撫使督之漕司州縣
將安取乎則必取之於民耳非急於星火剥及膚髓
何從便得之以赴中使之面也是一使至而四川之人
為之騷動又非所以安遠方之民也不唯如此中使
至彼若未得內藏庫物及御服綾綃則豈敢空面必
須日有公移督促宣撫使及轉運司則是日久經營
養軍備寇之外別生一項憂煎掊斂之事也督之益急
則中使當有妄作威福之嫌而事未必濟一也中使
既得物帛則不唯地里極遠兼道路亦未甚通必須

兵衛而行兵少則不能禦兵多則事體張皇使好亂
無知之人得以藉口惑衆二也不然劇賊生心多以
師旅要而取之或害中使徒辱朝廷三也至於御服
綾綃固是臣子共奉之常然於杭戈嘗膽大冠帛衣
之際而俾聖主親其文以索之又非所以感人心而
先恭儉之術也建炎二年臣以尚書郎從駕渡江至
杭之初竊聞執政進呈減發州貢羅事陛下驚歎曰
如此等事朕都不知盡令蠲免而執政止乞分數蠲
減遂蒙制可陛下曰如此好事一日做得一事一年
當復幾何矣臣時徒步跣足剽竊凍餒之餘殆無生
意傳聞此言歡喜踊躍至於出涕知聖德之可以大
有為也雖禁中之語然神聖之言所當宣布無事於
密自是臣常為士大夫誦之竊以謂如臣等輩不可
以畏辜謀巳懷利緘默以負聖德也臣願陛下以爾
時之心為心所降指揮乞賜寢罷俾有司具諸路合
供內藏庫物與御服綾綃之數且詰其不至之由候
到出自聖裁或蠲或減之外責以期限孰敢不供所
有錄黃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正月二十九日上殿劄子

臣竊觀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卿士謀及庶民故周

官有大詢在西漢時有大政事典禮刑辟必集博士
議郎以上至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議之而取捨焉
同者不以為賢異者不以為罪唯其當而已矣祖宗
之朝倣漢制自三館之士皆得與議尚可考也況今
天下多故云為舉措蓋安危利害間不容髮之時也
雖陛下總攬圖回於上大臣盡忠竭慮於下然廣采
兼聽深思熟計而後擇而行之未為過也臣愚欲望
它日應有大議如所謂政事典禮刑辟之大者下博
士祕書省郎官以上臺諫侍從議前二日集議於朝
堂俾同者為一狀所見異者退別為狀僭上中書門
下省進呈而後擇而行之其便有五合衆人之智盡
天下之公是非利害斷而行之一也示天下以無我
以來嘉言良策二也自博士以上皆得與議則雖欲
退有後言以歸非於上橫議於下不能三也陛下因
揆之以道陰察邪正辯能否於其間以備簡擢而汰
庸才四也如此則在朝之臣既皆有慮國謀事之責
庶思裨益朝廷而不為秦人視越之人肥瘠者五也
臣愚無知竊以為便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二

臣竊見通曰以來所在寇賊往往已就招安然欲一

切收而養之則耗財而滋冗食簡而汰之則無所歸而聚為盜此不可不慮也自寇之入其所經州縣戶口所耗幾半如聞閒田不耕者尚多儻專遣一使有學識而疏通有吏能而端厚者如以勸農為名辟屬毋過若干人俾行經寇州郡與縣令佐根具閒田為冗之人即從朝廷按籍撥遣令於某處給逃田耕種借以牛種及起蓋廊屋並田以居如之耕牛即習用漢志人犁之法一熟或再熟之後即住支糧種浸為屯田是一舉而兩得也即有歸業者證驗無偽即以給還而就耕之人別給閒田如初給之數仍專置一司以領護之臣所陳梗槩如蒙聖裁稍有可采即乞降指揮俾朝廷博議可否如可施行仍衆具措置曲折繼悉之務以聞更委大臣裁定施行庶幾有利而無弊取進止

繳録黃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録黃一道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乞辟持服人承直郎閻彦昭充營田幹辦公事令臣書行者右臣契勘近者胡舜陟起復知饒

州并宣州乞起復司戶叅軍馬允升依舊在任及江東安撫大使司奏乞起復胡慤知繁昌縣閻彥昭知蕪湖縣臣並具奏陳以謂饒州別無事宜及非邊任寄委又司戶之職人皆可為并蕪湖繁昌自可求選能吏不必皆用持服之人奪人子至痛罔極之情創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無補事功皆蒙聖慈采納施行今來閻彥昭從浙西再乞起復乞賜檢會前奏及所降閻彥昭起復不行指揮照會施行所有錄黃難以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繳錄黃狀

准中書門下兵房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奏神武右軍都統制申竊見迪功郎孫愿丁父憂乞令起復差充本軍幹辦官奉聖旨令某書行者右某契勘近緣起復從官知州及江東浙西安撫大使司辟官起復某各具繳論已蒙降指揮不行訖今來孫愿亦非將帥及見任從軍在行不可暫闕之人所有錄黃難以書行隨狀繳納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乞照會施行

二月二十日實封奏二十二日承省劄備坐白劄子上言云云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

右臣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徐俯除右諫議大夫令臣命詞行下臣伏見自頃以來陛下圖

治之切往往急於用人德意誠厚也然竊考古今之
宜與祖宗之制其進用人才自非隱遯丘園道義才
器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之流未有闊略資望不循
次而進者何哉名器不可不重人情當使厭服故也
俯之少時誠有俊聲氣亦豪邁以禧之子嘗見用於
崇寧政和之間然以黃庭堅甥又上書入邪等且連
任宮觀故流落於群枉當路之時靖康之初召為省
郎其後未有所歷也陛下即位以來初未之識今乃遽
自前任省郎驟除諫議大夫自元豐五年更定官制
來五十餘年未之有也上皇用人雖號為兼收驟用
然亦未有所謂親擢之士闊略資歷如此者傳曰如
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又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此古聖人之言用人之法也今陛下亦既有
所試而見其賢矣乎況諫議大夫以彌縫袞闕佑佐
上德為職昔者端厚如王覿博通如孔文仲剛果如
劉安世忠清如豐稷嘗為之矣然覿文仲安世皆自
諫官次遷稷自前侍郎待制遷皆望實俱高人主熟
其議論趣向以充選舍今俯雖氣豪才俊然陛下何從
便得之而驟用若此臣恐天下怪惑也漢鮑宣嘗言

古刑人尚服今爵人反惑無乃與人美官未足以勸而及令天下惑乎陛下誠知徐俯何惜歲月召至行在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使其望實已爭於人然後進而用之蓋無不可也寧使士論以得之為後時而無使相顧駭視腹非而竊歎也非君父所以成就愛惜臣子之心也不然則似恐其不來以高位誘之要其必至如此則不唯非所以待士亦不足以得士矣何哉蓋上之人期之以利而彼亦懷利而來苟懷利也亦何士之可得哉臣願陛下但下召命須其至也姑以所應得者命之陛下它日欲置之左右循塗而進亦何為不可哉臣誠為朝廷惜此舉措而愛俯人才竊思有以彌縫成就之也臣承詞頭竊用惶惑伏念旬日不敢措詞已而再思蒙陛下厚思俾待臯論思之地儻使朝廷舉措未厭人心或致疑謗而乃惜身懷利不能長慮却顧盡忠獻言是臣仰負聖恩苟貪榮寵人尤鬼瞰將無所逃所以觸死忘生妄貢愚瞽伏望陛下深思愚言更賜裁處臣聞漢武帝時讀子虛賦而善之有恨不與朕同時之歎狗監楊得意侍旁進言乃臣里人司馬相如所作及召相如至但以為郎久之為文園令而已使相如不因

狗監不由華麗之文以聞則漢武必有以霽之矣史
稱漢武雄才大略豈此類耶今俯之素行無相如之
累陛下育材從善愛惜臣子之心又遠過前古但不
須匆匆如此無故使上下皆受疑謗於清議也只如
唐之元稹其才器文章既為名御史矣在長慶時命
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荊南判司中忽
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穆宗與稹
皆得謗議以謂荊南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致使元
稹才能一皆埋沒為正人面脣比之青蠅是進之適
所以毀之也以此觀之不可不 御名 不可不惜此臣所
以拳拳懇懇上瀆聖聽者也所有告命臣未敢命詞
行下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臣兩日來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
之句號為鑒言策臣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
得俯之由妄以此為疑議仰累聖德之聰
明愚所以不敢緘默終具繳論然臣未敢
具申中書門下省如臣所陳或蒙采納只
乞聖旨從中處分別降指揮收還前命臣
無任惶懼憂灼俟旦辛之至

貼黃奏為徐俯差除詞頭欲乞聖慈更加

裁省如臣所陳或蒙采納只乞從中處分
別降指揮收還前命候勅旨事
臣手寫奏狀如蒙聖慈開可別作施行即
乞不須降出
右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提舉萬壽
觀充寶録院修撰聞命震懾若無所容敢瀝懇誠上
告君父伏念臣自紹興二年八月六日忽嬰末疾今
已七周年餘百端始療終未復常左手不能舉動五
指皆拳左足不能屈伸步趨拜起至於執持食器穿
着衣裳卷舒紙札無不須人加以年齒益衰心志益
耗於朝謁則不能步趨於職事則必至曠闕扶掖蹇
跛傳笑四方玷涜聖朝取譏士類不但以愚拙空踈
衰病廢忘不足當筆削之任而已也況聖主在上賢
俊如林一朝大典舉以付之必能稱職如臣殘廢豈
可冒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上件旨揮許臣依舊在
外宮觀養痾里閭一意醫治涵泳聖化以畢餘生不
勝厚幸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矜而察之臣無任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
九伯戶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曾祖伯照故贈光祿卿祖母扶風太君魯氏彭
城太君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縣君余氏天水縣君御名氏

江氏仙居縣君

父天民故任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左
宣奉大夫母贈大碩人鄧氏

公諱倶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
王時伯符封國於程休父為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為

姓春秋時嬰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為秦獄吏易大
小篆為隸書漢有不識魏有昱号名將晉元帝即位
命元禪為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遮道請留不得
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
居黃墩迁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禄
君樂愷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為長者祖父都
官君始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
介為江東轉運副使日特加賞遇以謂不任威刑而
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為兒時日誦
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為

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奥義常進所撰
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尋為瀛州防禦推官
貴溪縣丞攝令事闔邑欣賴召試太學博士而卒公
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歎終喪從母氏寓外
家母性嚴公左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
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
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
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
通簽公即申縣請准　赦蠲放而轉運司牒准省符
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川之水

瀦之萬頃之陂決漏既多乾涸可待乃欲嵇嶇回遠
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知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
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
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嵇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
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
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莫亦或
指以為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
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
論者斥以為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為榮馬大觀初監
常州市易務入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
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
尋主管兗州仙源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
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
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
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令藝學
績文之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譔著於是以
聞 徽宗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
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祕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
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
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責歲餘

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為著作佐郎尋再
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章四上遂以
直祕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　旨賜對公奏事訖
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說言極剴切有曰
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
之所以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
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　上欣然納
之及虜騎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厲兵
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
海道趍行在始出華亭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
因航海至永嘉既朝見以病乞歸鄉聽命時建炎四
年三月也冬復召赴　行在紹興改元始置祕書省
即以公為祕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
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
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脩撰六年除徽猷
閣待制九年除提舉萬壽觀充實録院脩撰先是公
得風痺之疾朝廷知公步趍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
後簡冊散逸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兒朝參
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

明道宮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　明堂郊祀恩封新
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十四年六月疾稍寢乞致
仕轉左中奉大夫壬辰辛於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
聞贈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石氏贈令人再娶同
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務郎監潭州南
嶽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郎提點坑冶
鑄錢司檢踏官趙伯暘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
廟江掾鄉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
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閎奥之文自其幼
年未仕人推為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

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譴湮阨連年飢寒轉迫氣
益堅剛而自信愈篤為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轉之望然
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侶訕笑隨之而與之
深交者率名鄉才大夫或其文人行父之名實益孚
其再佐著作三為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
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安于心者率
明白反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
鑒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守祖
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詰非持甚高難行之論以苟
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

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
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
排於當時事不詰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
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才
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此有志
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
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
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而懷利封已之習
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儉約為削弱此不
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
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
紀極在於厲世勸功之時其為敝害為尤大
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
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
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
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
皆頒特旨故元豐釐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
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
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
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

有司不習典故不思
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
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甲大夫而武臣乃
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
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
職輕重在　朝廷所以用之而已　朝廷愛重官職
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
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覬望他人
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罷罷未幾而病病卒不可
復起此有識者之士所以深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
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未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見前
焚弃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
記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開化縣
北山之原屬瑀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畀
不朽謹考核叙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
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　瑀　狀

北山小集藏書家著錄甚稀是本由黃氏士禮居宋本傳寫不特校對盡善且字法歐虞深得宋槧遺意聞李女史慧生常以此書臨摹書法大有唐人風味宋本歸汪氏後女士懷想不釋辛巳歲藝芸假出時李曾手錄一部亦閨閣中佳話也

道光庚寅三月草觀一過漫書卷尾

炑芷方若蘅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日夜余家因已遣之婢尋物失火焰起老母房中以致及於余卧室倉皇奔救幸無大患而器用財賄為之一空所儲書籍巋然獨存是必有神物護持者余亦以是轉憂為喜焉閱兩日書友胡益謙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決其宋本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獨不見其紙為宋時冊子乎胡公深以余為不欺遂議交易余許其每冊一金卒以物主居奇倍價易得復以二金酬之親朋見者無不笑余癡獃余曰天灾忽來身外之物俱盡所不盡者惟此書籍耳則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余曷敢不竭盡心力以為收藏計且是集流播絕少寫本不多見矧其為宋本近時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載有知不足齋藏影宋槧寫本吳之振識云此冊昔年為季滄葦侍御所贈侍御從絳雲樓宋槧本影寫者是宋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冊有健菴圖章而彭城無所記識豈真絳雲餘燼耶余不能辨其是一是二也卷尾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未知吾宗何人轉相授受仍歸江夏家藏我子孫其世寶之或可自詡為天下無雙也與吳郡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閏六月八日天晴曝書展玩一過時與西席顧澗蘋夏方米同觀因見目錄在葉鄭兩序後而反缺半葉未解其故余曰此當年裝潢匠誤以序文次于目錄後卷一前故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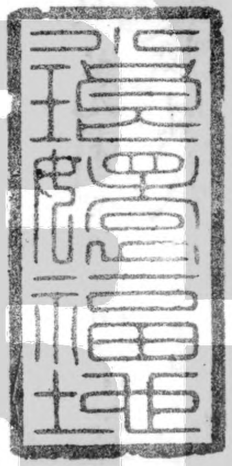
半葉也今每葉後有字影及硃筆痕隱隱可見是為確証爰復著數語以傳信于後時在王洗馬巷新宅之士礼居　　蕘圃氏識

是歲良月廿又泰日瞿中溶藉觀于菩風亭

癸亥六月一日輯宋刻書目檢及此集其去得書之歲月已足八年矣昔余繪續得書圖名是曰蝸廬松竹蓋致道寓居吾郡之城北葺屋曰蝸廬而松柱竹椽饒有古樸之意今余自壬戌冬又遷于東城之縣橋題藏書室曰百宋一廛夫亦取其小焉耳爰誌數語于冊尾　蕘翁記

黃孝廉蕘圃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之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口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輭薄不耐久數年之後黴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

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而此本紙墨吉雅
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 嘉慶丁巳冬
十一月廿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



北山小集為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
与吾郡典實有涉故錢潛研老人取其集
中久字入養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
證噫潛研往矣而日之集之未不能守早歸
藏之云書舍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
此又之未生平缺憾事也歲辛巳郡中有
修志之舉始憶及此遂向主人借歸
分手傳錄二畢細校即以原本歸趙而
余亦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是又為此書添
一公案之云 海虞周霄張君愛素好古收

弃秘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庐讀書志
於一書之源流纖悉畢具余所歸之
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真讀書者之藏
書也閱余有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
分寫本仍分寫亭之并讐校之古
云書經之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本
出余士礼居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
輩頗習閱校書緒論一一手校當不
致為鈔晉所誤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
已歷三朝世有三本可為此書幸印

可為余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盡如
月霄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
其副是真大桑事想之執之云當亦不吝
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 月霄閱之不
識以余言為何如
道光二年歲在壬午秋七月蕘夫識

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吳縣黃氏士礼居舊藏轉入汪氏藝芸書舍金吾從之影寫一分芙川此本又從金吾藏本傳錄者嘗見藏書家得一宋元舊籍輒思秘之帳中噫此何說也古之人讀書稽古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難矣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而歷七八百年幾經兵火舊槧如新抑又難矣愛古者碎金片石斷塼剩瓦猶且公之同好互相激賞況書籍為作者精神所寄靈爽所憑者與得之者其亦思古人成書之難何如流傳之難何如今既幸為己有冥冥中鄭重付託大里後之人廣為傳布者又何如乃謬為愛護秘不示人甚無謂也是書傳本絕稀今一時頓有三四分維藝芸主人不吝通假之功寔多其諸得古人傳之其人之意者與道光叅年八月上澣張金吾書

日前

枉顧朱邊房顛北山集并翁君照題就先徼

希印

檢入愧不稱

謙謙之意可為法順藉

侍祺餘面頓不足 恩表弟功邵淵耀表

芙川表兄先生侍史

[illegible]

一[illegible]日

[illegible]渡之間史

[illegible]見諸集中

矣集四十

川此本乃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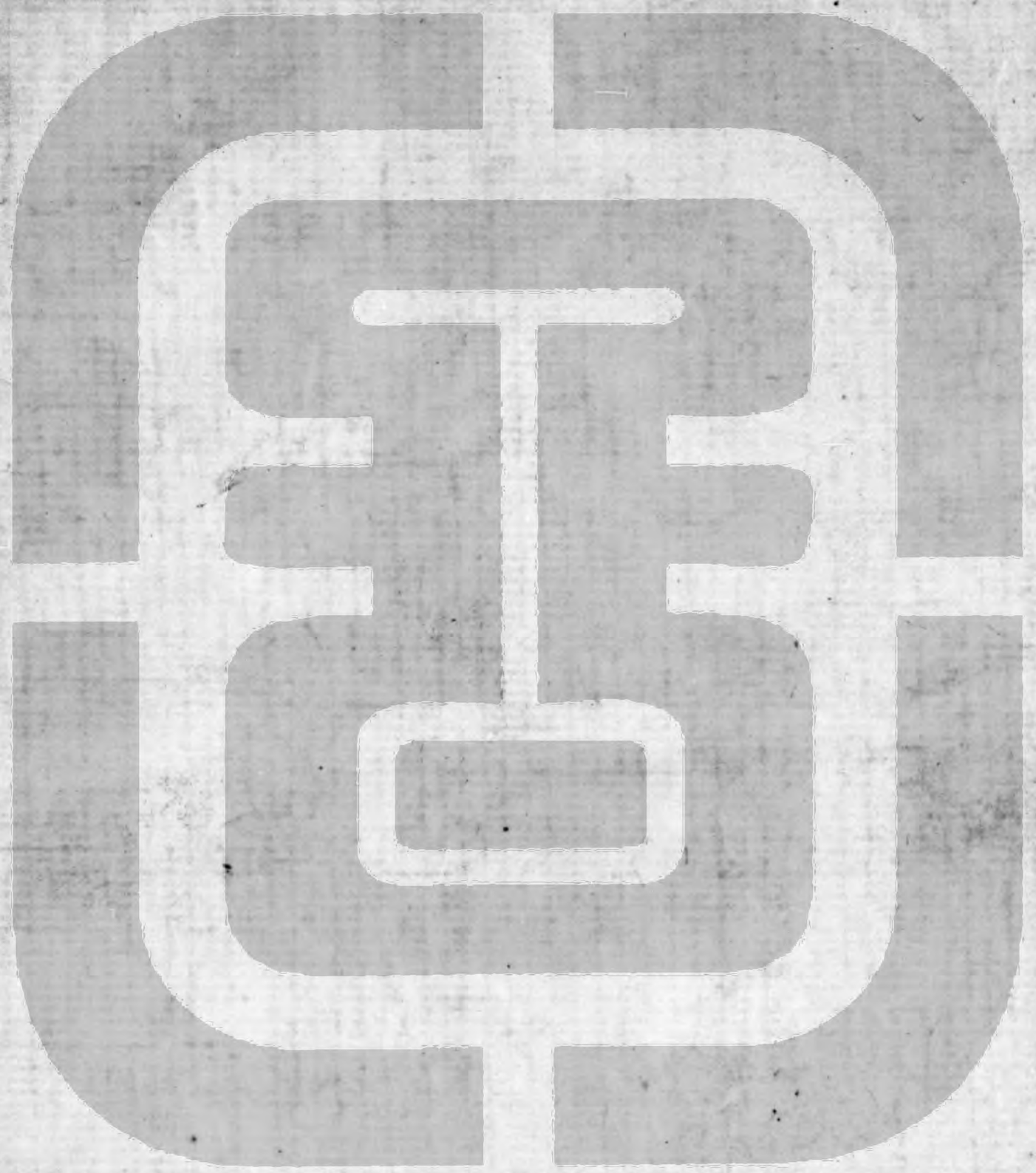
[illegible]尚在猶可

里之遺而

咸豐辛酉余客江北之海門時發逆陷蘇垣江南幾無犯淨土避亂北渡者日以數百計有以此書本售者閱卷首印記知是常熟張氏故物因以重價得之嗟乎兵燹之餘劫盡之為灰燼者何可勝數而此書獨無恙以歸於余豈非有所獲之耶爰為數語以誌幸時

同治丁卯二月慈溪莽軒柳瀛逸記於海門茅鎮之旅寓

北山程公以文學氣節著於東都南渡之間史稱其制誥典疋閎奧而其所論諫繳駁見諸集中者尤徵亮直之槩詩傚韋柳抑餘事矣集四十卷著錄祕閣當即鮑氏影宋寫本美川此本乃士禮居舊藏宋槧雖經一再傳抄而典型尚在猶可想見風軌固不必以絳雲故物為梓里之遺而珍之也道光丁亥步嘉平月邵淵耀記

咸豐辛酉余客江北之海門時髮逆陷蘇垣江南幾無孔淨土遊亂北渡者日以數百計有以此書來售者閱卷首印記知是常熟張氏故物因以重價得之嗟乎兵燹之餘者盡之為灰燼者何可勝數而此書獨無恙以歸於余豈非有所獲之耶爰為數語以誌幸時

同治丁卯二月慈溪荇軒柳瀛遊記於海門茅鎮之旅寓